

赵大年◎著

陈先义

程步涛

主编

人烟，这两个字的结合很形象。有人的地方就有烟。市镇村庄，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古时候还把人烟稠密与市井繁华相提并论。讽某人脱离现实是「不食人间烟火」，赞美庙里的菩萨灵验，也是「烟火不断」。总之，人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人海

赵大年◎著

陈先义 程步涛 主编

鼎藏大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烟/赵大年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 8

ISBN 978-7-5396-2868-4

I. 人... II. 赵...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761 号

人 烟(典藏大家)

赵大年 著

责任编辑:胡 莉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

字 数:150,000

印 数:4000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868-4

定 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赵大年 满族，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大撤退》、中篇小说《二七八团》、短篇小说《梦里蝴蝶》、电影《车水马龙》、电视剧《皇城根》(合作)等作品共五百多万字。多部作品获全国和报刊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日、韩、泰文在国外发表。

作者简介

自序

近几年没写长篇小说，大概把长篇看得分量过重，心里攒着几个人物，却没有好故事，没想好，就没写。也没写剧本，现在的影视剧，大概得能赚钱才行，可惜鄙人天生的不会赚钱。文艺也有市场学，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嘛，暂且往后捎着点儿。

于是乎，散文随笔跳上键盘。不说爬格子，因我换笔十有六年，以致提笔忘字，离不开电脑了。又可惜它的字库公文化，我要写李白，刚打个“李”字，它便联想起李鹏、李瑞环、李铁映等一大串领导人的名字，就是“想”不到中国还有个大诗人李白。我要写金戈铁马，刚打“戈”字，立刻出来戈尔巴乔夫，天知道，我与此公何干？为了不让它牵着鼻子走，不让自己的作品变成干巴巴的公文，我不敢偷懒，坚持自主造句，每句话都是我自己的，绝不顺从电脑。

散文就有这个好处，它又散又文。散，不受某种格式约束，随心所欲，抒发真情实感，说真话，也就是自己的话。文，是文采。文章总要有点风采，但不必堆砌华丽词藻，今年情人节，某公赠送 9999 朵玫瑰，车行迟缓，反被仅送一枝玫瑰的小伙捷足先登，把美人带走了。

随笔更灵活，走笔观花，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见仁见智，千字左右，易写易读。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知识更新，信息爆炸，大江东去，泥沙俱下，目不暇接，鱼龙混杂，正是随笔大行之时。

余老矣，人之垂暮，其言也善。此集中，乃单辟一辑，感叹生态道德。我国先哲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天人合一”的学说，这个天，就是大自然，人类与万物都是自然界和谐的组成部分，只有切实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建设和人类文明才“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是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吗？讲究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就是重要内容，就是生态道德。

赵大年

2006年11月30日于北京



人 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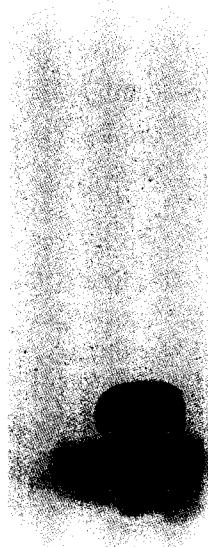
录

自 序 001

第一章 家住北京 001

小胡同·四合院.....	002
相家.....	011
过大年.....	015
大美京音.....	022
看绿.....	029
病中絮语.....	034
病房纪事.....	039
乐鸽子.....	044
师爷.....	046
外婆.....	048
垂钓三乐.....	051
老而交友.....	053
适应性.....	055
北京人饮茶.....	059
飞机背后的故事.....	066
方菜晋京(上).....	072
方菜晋京(下).....	074
感受京华.....	077

第二章 天人合一	081
人烟	082
故乡之声	085
代言人	088
想起马踏湖	090
爱猫	093
绿树·灰喜鹊	097
打麻雀	100
假如没有大象	102
漫谈细菌	105
九寨蓝	108
发现之后	112
旧事重提	115
大灾之后	118
第三章 走笔观花	125
古桥遐思	126
爨底下断想	128
正定沉浮	132
乾隆射虎	135
大峡谷·鬼镇·伦敦桥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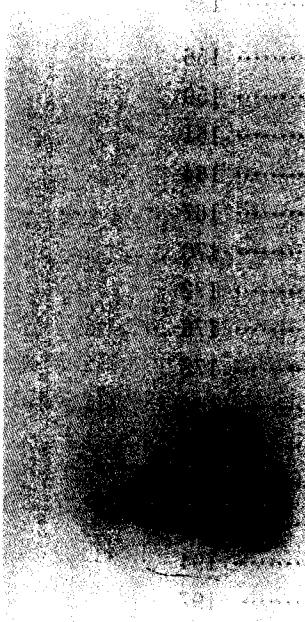


足球算老几	140
武陵歌女·何首乌	142
卖茶大嫂	144
肃川,肃川	146
五柳洞一夕谈	152

第四章 有话就说 155

假如没有辣椒	156
追星杂谈	159
文学怎么啦	161
酒生情	164
进城	167
漫话长城	170
纳税意识	172
剖析假话	176
自嘲	178
谁养活谁	180
婆婆,您好	183
何必画水	187
创意神通	191
创作与聪明	194
敬业精神(一)	197

敬业精神(二).....	199
体育百年.....	201
钱这鬼东西.....	205
拒绝残忍.....	208
语言的困惑.....	210
虚实·忘性·空白.....	213



第一章 家住北京



小胡同·四合院

“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这话形容老北京胡同之多。

衚衕，这两个繁体字很形象，把胡同夹在“行”字当中，就是可以通行的巷道。胡同来源于蒙语“浩特”，意思是有水井的居民区。元朝修建大都，纵横各九条大街，划分出棋盘式的居民区，区内四合院大小不一，胡同也有宽有窄，宽的可通行骡马轿车，最窄的只能过一个人，名称也象形：头发胡同、耳朵眼胡同。

自古“无水不建都”。北京地区三面环山，丛林茂密，河流甚多，地下水源丰富，小胡同里到处可以打井。胡同与水井密不可分，乃市井文化之渊源。

我出生在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高华里的四合院，记事时已搬家住到附近的小沙果胡同寿康里2号。寿康里是胡同的终端，呈“丁”字型，只有一个出口，十分僻静。出口处有大槐树，树下有井，井边的一家人拉水车每天两趟给寿康里各户送水，以此为生。京西的骆驼队也往胡同里送煤，送大白菜，骆驼就卧在四合院大门口倒嚼（反刍），我蹲在旁边看，怎么也看不见它在吃什么。

四合院就是四面房屋围着个方形院子，房屋的后墙代替院墙，是非常节约而适用的民居。典型的四合院，北房相对高大，坐北朝南，四季进阳光，冬暖夏凉，属正房，也叫上房，共五间，正中一间堂



屋兼客厅，较宽大，两侧各有一间带耳房的卧室，耳房也可住人，大多用做储藏室。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上房由祖父母或父母居住。西厢房三间，上午进阳光，下午不西晒，冬天不喝西北风，由长子或长孙居住，人口少的家庭，也可辟为书房、客房。《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是北京（元大都）人，他写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山西，却仍沿用北京人的习惯，让张生住在西厢房。东厢房三间，西晒，喝西北风，由次子或女儿居住。南房四间也叫南倒座，终年不进阳光，喝西北风，属下房，由用人居住。东南角是大门洞，连着四合院的大门，其余是门房、厨房、厕所。受宠爱的小女儿，可以住在北屋的耳房里，如同闺房，然而，若是嫁不出去，或者被丈夫休妻回了娘家，这样的女儿，以及没有生育男孩而又守寡的儿媳，往往也住下房，是不拿工钱的用人。四合院里面，门对门，窗对窗，哭笑之声相闻，好比一家人围着大方桌和和美美地对脸吃饭，却又是长幼尊卑，等级森严，互相监视着过日子。由此可见，四合院是封建家庭关系的外壳。

寿康里拥有十几座新式四合院，说它新，因为这些四合院是按图纸统一建造的，灰砖细瓦清水墙，大约是房地产商于清末民初，为了出租而投资兴建的。老北京的民居，除了“侯门深似海”式的深宅大院建筑材料精良之外，普通的四合院大多破旧了，几百年间来回翻修，外墙抹一层青灰，里面是泥土和碎砖头，很少见到新砖砌成的清水墙。寿康里的住户都是小康之家，独门独院。民谚描绘这种四合院拥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厨子、洋车、胖丫头”。我家大致如此。天棚，就是在四合院顶上搭个遮阳的席棚，初夏时节搭，秋后拆掉。老北京有这种棚行，杉篙、苇席都由它提供，来几个架子工，半天就能搭好；秋后也由他们拆走，还把院子打扫干净。鱼缸很大，在院子里露天养金鱼。除了红花似火“多子多福”的石榴树，还有葡萄



架、夹竹桃、兰花和很多菊花，我的父母都爱花，给了花行定金，他们就按季把鲜花送来。洋车就是《骆驼祥子》里那种包租专用的人力车，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也叫东洋车。我家那辆人力车很新，雪白的坐垫，车灯、车把铜头、脚踩的车铃铛擦得精光锃亮，车夫年轻力壮，除了接送我父亲上下班，他还住在门房，兼听差和门卫。我家有位山东厨师，买菜做饭全包了，他擅长鲁菜，当时北京的饭馆也是鲁菜一统天下。没有胖丫头，却有两位奶妈和一个干杂活的老妈子。我家总共四口人，我和弟弟一人有一位奶妈，断奶之后她们并不走，因为我母亲是北平第三十八小学的校长，工作忙，基本上不带孩子。家母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在当时就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女性了。家父是大学教授，还在中学兼课。父母一个月的薪金合计超过三百(银)元，一袋兵船牌白面(四十斤)才两元。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教师的待遇甚高。

“七七”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六岁，至今还记得日寇攻打宛平城隆隆的炮声。家人往窗户上贴牛皮纸条，防备震碎的玻璃伤人，再就是大夏天的挂上棉门帘，说是可以挡住炮弹的碎片。除此之外，老百姓再没有什么防御措施了。一天夜晚，爸爸到小床边来亲吻弟弟和我，把我弄醒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乖，听妈妈的话”，就匆匆转身出屋。我隔窗看见爸爸提着一只小皮箱，由妈妈送出了四合院。后来才知道，爸爸跟随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

此时正值暑假，不上学。我在胡同口看见许多伤兵，从西往东撤退，附近的居民纷纷上前送茶水、鸡蛋，人力车夫还主动拉车把伤兵送往医院。后来妈妈告诉我，这是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日寇，他们是抗战英雄。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妈妈不准我和弟弟出门。秋后学校复



课，仍然由奶妈送我去上学。由于父母都是教师，想对我进行智力早期开发。妈妈多次给我讲她的教育计划，要我五岁上小学，十岁上中学，十六岁上大学，二十岁出国留学。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然而，现在我们师大附小校门口挂上了日本的膏药旗，师生进出校门必须给它鞠躬。不久又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第三十八小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我妈妈愤然辞职，不给敌伪做事，还叫我也退学。她含着眼泪说：“不当亡国奴！就在家，妈教你。”她精心设计的教育计划，在我刚上二年级的时候就被破坏了，怎不伤心落泪。

二舅一家人从河北省无极县老家逃进北京城，与我们住在一起。二舅说日寇在农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妈妈说，日寇在城里进行奴化教育，强迫市民当亡国奴。夜晚，关好了院门，大人们就聚在北屋听武汉电台的广播。这个节目一开始总要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妈妈常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学唱，还把歌词抄下来，教我读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年冬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离开寿康里 2 号，住进天津的英租界，又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到香港，再转到江南，开始了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活。八年抗战，我们辗转逃难，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见过饿殍当道，哀鸿遍野……在云贵高原风雪交加的山路上，我也曾想起寿康里四合院的“天棚、鱼缸、石榴树……”

岁月飘忽，斗转星移。我二十七岁才回到北京。弟弟远在新疆建设兵团。父母早已埋骨于抗战陪都重庆。由于“反右”的问题，我被我热爱的部队“复员处理”回家。其实无家可归。只好寄居在寿康里 2 号二舅家的门房里。这间门房六平方米，从前是“骆驼祥子”一个人居住的地方。现在容纳三口之家：妻子受我牵连，也从部队



复员，而且，我们的大妞儿又不合时宜地凑热闹，闯入人寰。

这个四合院的变化也很大。二十年前我们离去时，所有的书籍、家具、衣物用品全都委托二舅代管。后来，由于日寇的种种暴行，农村成了人间地狱，无极县老家的二姨、五姨、大表姨几家人都逃到寿康里来避难，“独门独院”变成了大杂院。好在彼此是亲戚，生活拮据，就变卖赵家留下的家什，待到我回来时，亲戚们总算匀出来这间门房，还有一张老式大木床，哈，此床真大，睡三口人还有富余，我便坐个小板凳，趴在床边写小说。当时我处于失业状态，许多单位一看档案就不肯录用，总共几百元复员费，坐吃山空，穷而为文，卖文糊口。

大姐生于 8 月，天热，她又长得白白胖胖，前胸后背都起了痱子，我就买来一辆竹制儿童车，每天傍晚推着她到胡同里乘凉。邻居老太太竟然还能认出我来，说：“这是赵家老大吧？在胡同里打雪仗，还把皮球踢到我们院里，过来捡球先鞠躬，特懂礼貌的孩子，一转眼也当爸爸啦！你妈妈跟我同岁，她还留在南方当校长哪？”问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心想，母亲二十九岁离开北京，带着两个幼儿辗转逃难，尝尽了人世艰辛，逃到湖南，她当中学教员，全家吃一盘辣椒炒竹笋；逃到重庆，她任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全家吃一碗辣椒炒魔芋豆腐，这可是比草根树皮好吃多了。只要条件允许，妈妈就为教育事业努力工作。可惜，营养不良，积劳成疾，四十一岁就被败血症夺去了生命。

1961 年夏，我家又十分错误地添了个二妞儿。好在我和妻子都有了工作，只是单位太远，我在北郊昌平县朱辛庄的农机研究所当秘书，清早五点半骑自行车二十二公里去上班，绝对不敢迟到，因为我失业一年，穷怕了，情急之中给彭真市长写信请求工作，没想到一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材
全国统一教材
编者：王家范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印制者：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880×1230mm 1/16
印张：10.5
字数：250千字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印次：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名：《历史学通论》上册
作者：王家范
定价：12.00元

周之内就有批复，这样的工作机会太难得了，内心感激，岂可迟到早退？妻子在西郊八大处的调节器厂上班，买张汽车月票，也得早晨六点出门。这是许多双职工家庭共有的难题：孩子谁管？此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些农民逃荒进城，殊不知城里也是“瓜菜代（粮）”。妻子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她真的急了，竟然从寿康里胡同口大槐树下领回一家徐水县逃荒的母女，条件很简单：我们提供吃住，她母女二人负责带孩子，做饭，管家，不要工钱。此事存在许多蹊跷，简言之，这六平方米的门房没了我和妻子的立锥之地，把这个家全都交给了她娘儿俩。当时粮票比钞票重要，你吃个窝头，二两粮票三分钱，这点儿钱好办，谁兜里都掏得出来，粮票却是紧紧巴巴的呀。我的口粮定量一月三十二市斤，妻子三十斤，全部交给徐水县的母女还不够吃，为什么？她娘儿俩是老实人，实话实说：起初，人民公社化，社员吃食堂，大锅饭，放量吃，把胃撑大了。然后大跃进，徐水“放卫星”，“亩产小麦七千斤”，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来视察，也受骗上当了。再往后就是闹灾荒，有真有假：天灾是假，风调雨顺，老天爷没跟咱过不去；饥荒是真，既然你上报“粮食亩产几千斤”，上面就来个“高征购”，唉，粮库无粮，食堂只能供应野菜汤。如今可好，她娘儿俩有饭吃了，我和妻子也不能喝西北风呀，在亲友之间东挪西借，睡办公室，勒裤腰带，终非长久之计。

战友杨恕动了恻隐之心，帮我搬进光彩胡同9号前跨院的南倒座。这个南房两小间，总共十二平方米，居住面积陡然扩大了一倍，心想，世间必有真情在！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徐水县的娘儿俩也打道回府。大姐儿送进托儿所，妻子带着二姐儿上下班，白天寄放在工厂的哺乳室，幸好当时的年轻人懂礼貌，在公共汽车上看见抱小孩的妇女，立刻就有人让座。不像现在，生活越富裕，年轻人越